

【新作速递】

□许晨

# 一个男人的海洋

## ——航海家郭川的故事

好奇与冒险本来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，是人类进步的优良基因，我不过是遵从了这种本性的召唤，回归真实的自我……

——郭川

郭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又是怎样成为一名职业帆船赛手的？

郭川不像欧美国家的运动员那样，从小就在海水里扑腾，迎着浪喝着风长大，而是半路出家，一步步从业余爱好，走上职业航海生涯的。算起来，他真正从事这项运动时，早已过了而立，接近不惑之年了……

是的，36岁之前的郭川，与当下的大部分人一样，上学，读书，工作。只不过从小特殊的家庭经历，养成了他“敏于行而讷于言”、思维独立爱冒险的性格。郭川原籍青岛，生于1965年，上有姐姐下有妹妹。爸爸妈妈早年在西南地质勘察队工作，条件艰苦，只好常把几个孩子放在老人身边。

小小年纪，远离父母之爱，或许是一个人童年的不幸，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，缺少管束的日子，加之隔辈老人的疼爱，也会给男孩子的天性发展以更大的空间。小郭川从记事起就爱满世界跑，爬树上房掏鸟蛋，下海玩水摸蛤蜊。快上小学了，父母把他接到了身边读书。地质勘察队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哪里有矿苗就到哪里去，家属孩子跟着，几乎成了以大篷车为家的“吉普赛人”。或许从那时候起，郭川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了“流动”的意识。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电影放映队到各个乡镇去放露天电影。当时有一部片子叫《海霞》，讲述了南海女民兵守海岛的故事。可能是从电影里看到了久别的大海，又是当时少有的彩色影片，郭川看了还想看。有一天放学后，听说几十里外的村子要放映，他便带着戴健、唐矿田几个小伙伴连家也没回，背着书包徒步追着看去了。

到了吃晚饭的时辰，还没见他们的踪影，家长找到学校才发现早已放学，问谁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便满世界地寻找：“小川哟，郭川！你在哪里啊？快回来吧！”“小健子、小健，回家吃饭了……”天完全黑了下來，仍然毫无消息，几位孩子父母只得报告了勘探队领导。

“孩子丢了，这还了得？找，赶快找！”

### 编者按>>

著名作家、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许晨的报告文学《一个男人的海洋：中国航海家郭川的故事》，刊发于最新一期的《北京文学》，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全景刻画了郭川的航海之路，本报经作者授权，摘编部分章节，以飨读者。



队长一声令下，兵分几路，派出了汽车到周边乡镇去找孩子。一直忙活到半夜，终于在一条村路上找到了。几个小学生累得满头大汗，还没走到放电影的村庄呢！不用说，领头的小郭川屁股上挨了爸爸几巴掌。

两年后，郭川被送回家乡，进入了青岛第一中学学习。也许是接受了小学的教训，他变得腼腆起来，加之个子不高身子骨也不壮，说话文文静静，跟个女孩似的，在班上很不起眼。唯独天资聪颖，他的学习成绩很好，稳定在班级里的前三名。家乡濒临黄海，蓝色的波涛一望无际，少年郭川常常站在大海边，久久地凝望，飞舞的海鸥，飘荡的帆船，苍翠的小岛，令他心醉神迷。几十年后，郭川曾经老实地讲：“那时并没有将来航海的想法，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帆船比赛，只是出于好奇，看不透，看不透就越想看……”

这样的中学生，典型的求知欲旺盛的“理工男”，高考一定不在话下。果然，郭川一路考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又在那里读到了硕士。不过在同学们眼里，他从来不

是那种光知道埋头用功“死读书”的学生，而是一个兴趣广泛天性好奇的人。

顺利拿到了北航飞行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，郭川又考取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，攻读MBA，毕业后被航天部某公司引进，一路顺风，几年便做到了副司级的部门经理。如果沿着这条现成的大路走下去，他的人生履历便会如期写上“某某公司总经理、首席执行官”之类的头衔。可是，他那“不安分儿”的细胞一直在活跃着。正如后来他自述道：“突然有一天，这种单调的生活让我厌倦，我开始拼命拓展生命的外延，因此我去学开滑翔机、学习潜水、学习滑雪……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挑战自我的极限，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和与‘年龄不符’的热情疯狂填充自己生命中的空白。”

他骨子里有一颗自由的灵魂，甚至用诗一样的语言，形容那种离开固有的束缚和羁绊，奔向自己喜爱的广阔天地的心情：“从空中飞下来，沐浴着夕阳温暖的光线，像自由的鸟儿一样，在秋天金黄的树梢之上飞来飞去，你想想那有多美！我被这种纯粹自然的美所吸引，常常在空中流连忘返……”

从此郭川的人生之旅拐了一个弯。2001年，他不顾器重他、关心他的领导们一再挽留，不顾父母亲朋、好友同事不理解的诧异目光，放弃了一套即将分配到手的住房，毅然决然办理了辞职手续，奔向广阔的梦想天地。

对于这个举动，有不少人是不理解不赞同的：“郭川，你疯了吗？公职、房子都不要了？去玩什么户外探险？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不过，他没有向其他人一样，辞了职或到国外留学，或去下海经商，而是痛痛快快地去追逐早年的梦想。郭川有计划地去练习滑雪、驾滑翔伞、下潜海底等等，从事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，极限挑战。这些既磨炼了身体意志，又掌握了面对艰苦环境的知识技能。当然如同宿命一样，少年时的海边眺望有了答案，最终他迷上了帆船航海。

那是在2001年，郭川有想了解航海的兴趣，得知在国家体委任中国帆船帆板领队的曲春，是青岛老乡也是行家，便去向他请教。曲春比他大两岁，从小爱好水上运动，一路沿着市队省队专业队员的道路走上来，上世纪九十年代调到北京工作。曲春看到这位老乡十分真诚，便详尽为郭川介绍了有关知识，最后说：“烟台要举办一次全国帆板锦标赛，你想去看看吗？”

“想，当然想去了。”郭川兴致勃勃。

在曲领队的介绍下，郭川来到距家乡青岛不远的烟台，观看全国帆板赛事，与同时进行的帆船表演。利用比赛间隙，郭川上船体验了一把，这是他第一次摸到了帆船，第一次站上去有了在海面飘飞的感觉，迎风踏浪，驰骋海天，一下子便着魔似的爱上了它。仿佛苦苦寻找了多年的雪莲花，突然盛开在灿烂阳光下，他张开双臂敞开胸怀去拥抱。

事后，郭川感慨地对朋友说：“我玩了很多体育项目，都觉得不太过瘾。这次到了帆船上，我突然发现航海就是我的梦想，就是我这辈子的生命，以前玩的那些东西，跟航海比起来都无足轻重了！”说这话时，他的两眼炯炯发光。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：一直蛰伏在他心底的崇尚自由、追求极致的放飞意识找到了喷发点，不可遏止地怒放了！

【雪泥留痕】

□雪樱

春日，阳光充沛，万物拔节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人的精神也大振起来。可突然到访的牙疼，打翻了这美好的时光，我疼得火急火燎，吃不下、睡不着，无所适从。持续半个月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

母亲心疼不已，让我多吃水果，我望着削好的苹果发呆，咬不动。硬的不敢吃，只能吃软的。那日，母亲买来圣女果，洗净，装盘，颗颗红果，圆润透亮，沾着水珠，可心可人。我一口气吃下半盘，终于找到对口的水果了。

圣女果，果型小，似樱桃，属于樱桃番茄栽培，也叫“珍珠小番茄”“小金果”“爱情之果”等，有些人爱称“小柿子”，以此与西红柿区分。或许是娇小、通红的缘故，这种水果很讨人喜欢，老少皆宜，吃起来酸甜可口，搁在桌上欣赏，悦目悦心，让人眼前一亮，豁然开朗，这让我想到一个词语：软红可爱。软红是一种状态，可爱是一种情感；软红是一种品性，可爱是一种精神；软红是一种内美，可爱是一种境界。

我常常想起一句话：“多识草木，少识人。”草木比人懂事，正直，永恒；由此拓展，多识果蔬，少识人，这也是美好的态度。果蔬比人简单，纯粹，优雅。人们享受口福之余，还会拥有诸多意外的惊喜。比如，圣女果、小草莓、小樱桃、桑葚果、杨梅等等，我钟爱它们的红衣，红透红透的，充盈着

## 独爱春日一点红

成熟的气息，缠绕着眼睛，还有心灵，那是怎样的喜悦啊？轻轻咬一口，汁液便急不可耐地溢出来，几乎是爆流出来，使你措手不及。尤其是孩童，吮得小嘴上、衣服上都是红印痕，大人半是嗔怒半是疼惜，眼神中却流转出拳拳的爱意。爱美的女子，会多加小心，若是白裙子被弄上果汁，会不住自责，一阵擦抹揉搓，伴着些许尴尬，红印仍旧顽固地存在，可视作果蔬温婉而动人的留言。

记得上学时，每年春天，学校组织校外集体劳动，打扫花坛、清理垃圾。枯燥的劳动，不一会儿就厌烦了。然而，有同学发现花坛里面有一丛草莓，还有小红果，一窝蜂地围上去。这草莓是花匠随手种下的吧，还是一阵大风从远处刮过来的，不知道；有的半青半红，有的全部红了，还有的都是青的。眼疾手快的男生摘了两个草莓，旁若无人地吃起来，紧接着，剩余的几个草莓，也被疯抢一空。旁边的小红果，没人敢吃，“野果子，有毒！”

此后，我经常去花坛里转转，惦记着那里的草莓，但都被别人摘走了，望着歪歪斜斜的脚印叹息，非常扫兴。只有一次，那天刚刚下过一场春雨，放学的时候，一阵嬉闹，我的小黄帽被同学扔到花坛里了，我赶忙钻进去找帽子。无意中一瞥，发现了草莓，这不是同学之前发现的那丛，而是另外一丛。我一脸惊喜，上前七手八脚摘了个干

净，十多个呢，用小黄帽兜着带回家，洗干净，一口气吃完。

后来，阅读美国诗人狄金森的《野草莓花》，我不禁想起花坛里的草莓，虽然没有见到草莓花，但我从中参悟到草莓的内涵：谦卑、忠贞、向上、执着，而它的柔中带刚，是精神的高贵。

现在，种植与栽培技术发展迅猛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时令水果，有些时候，会让人犯起迷糊，抹煞节气的规律。可见，跟着节气的步伐，选择果蔬，显得难能可贵，或者说是一种坚守。我欣赏这种旧守，无所谓好与坏，无所谓守旧与前沿，只是关乎内心的独宠。像我邂逅圣女红果一样，那种美妙的缘分无需解释。

我愈发觉得，漫长的下午，一本古书，一盘圣女果，独处的时光，也是极为奢侈的，独宠于内心的一片静寂。安静地阅读，眯着眼睛写作，独享一个人的空间，我认为，这也称得上“可爱的有为的寂静”。而有了圣女果的点缀，这份寂静平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，令人沉醉其中。

大好的春日，因为一场牙疼，让我拥有意外的体悟：独宠于世间的寂静，无论是书籍给予我的，还是圣女果赐予我的，抑或是自然赏赐的，都是满满的恩典。“独爱春日一点红，圣女红果抒真情”，这个春天，总是多情的，叫人难忘，流连。

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落英缤纷】

## 茶藨

□段梅

茶藨有一种沉悒的靡丽的气息——不仅是说它的花朵，还有它的读音……“开到茶藨花事了”，院子里的茶藨开了，春天也就将尽了。

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茶藨外烟丝醉软”——这是《游园惊梦》里杜丽娘的唱词，晚春的花园像一面陆离的镜子，让杜丽娘照见了自已美丽的身影，感受到人生中第一次的惊悸和眩晕……还有元人的曲子：“梦回昼长帘半卷，门掩茶藨院”——午后闲庭的寂静里，有人的身影，寂寞和遐思。

茶藨花色白而香气馥郁，尤其是它的芳香，惹得诗人们一再称引：“长忆故山寒食夜，野茶藨发暗香来”（苏轼）；“福州正月把离杯，已见茶藨压架开”（陆游）；“白玉梢头千点韵……放上松梢分外佳”（杨万里）；“一点芳心无托处，茶藨架上月迟迟，惆怅有谁知”（张先）。连女诗人朱淑真也称赞过：白玉体轻蟾魄莹。最特别的要算是黄庭坚的两句诗：“露湿何郎试汤饼，日烘荀令炷炉香”，以史籍中两位有名的美男子比喻其洁白和芬芳，殊为少见。

“半池红菡萏，一架白茶藨”，这是旧时的一副对联，真是美丽如画。